

# 当母语与目标语“打架”：双重文化语境下 中国韩语学习者的拒绝策略认知研究

沙峰竹（曲阜师范大学）\*

姜坤（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传统的二语语用研究把高级学习者偏离目标语规范的行为归为语用负迁移或者能力缺陷。本文通过对中国韩语学习者进行深入访谈，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偏误”观点，体现的是在拒绝言行下面存在的心理较量。研究表明，当目标语的等级规范与母语的平等惯习产生巨大冲突的时候，学习者就会经过由身体上的“生理性排斥”（惯习层），到认知上的“显性监控和计算”（意识层），最后因身份投资而做出的“有限顺应”（投资层）这样一个过程。这种现象并不是习得的失败，而是双语者在两文化间的夹缝里为保全自身的尊严所进行的主动的身份构建。本文提出的惯习、意识、投资三层模型，给解释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抵抗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拒绝策略；惯习；元语用意识；身份投资；有限顺应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1YJC740021）。

## I. 引言

---

\* 沙峰竹（2002—），女，山东烟台，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研究生，邮箱：2698612951@qq.com。

\*\* 姜坤（1981—），女，通讯作者，山东济南，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博士。邮箱：cnjiangkun@126.com。

### 1.1. 背景：从“如何说对”到“为何不说”

拒绝 (Refusal) 属于典型的“面子威胁行为” (Face-Threatening Act)，一直以来都是二语语用习得 (L2 Pragmatics) 研究的重点。回顾语际语用学的发展史，就看到研究范式由“规范导向”转向“主体导向”。

在早期的萌芽与系统化阶段，以 Beebe 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研究学习者能不能准确地模仿目标语的规范。该阶段学习者任何的偏离都被认为是“语用失误”或者能力缺陷。但是随着“社会-认知转向”的到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并不是因为不懂而犯错，而是作为社会主体 (Social Agent) 在进行主动的选择。Taguchi 认为二语语用不单是语言形式的映射，也是学习者在互动中进行身份建构的过程。

本研究所要探讨的焦点就在于从关注“怎样说对” (Accuracy) 转向探究“为什么不说” (Agency)。尤其对于处在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双语者来说，他们具备了很高的元语用意识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之后，为什么在某些时候还会偏离目标语规范？偏离并不一定是由于能力的缺乏，更多的是一种深层次的语用抵抗。

### 1.2. 问题陈述：解释力的断层

虽然现有的研究在拒绝策略的分类 (直接、间接、附加语) 上已经非常详细，但是对于中国韩语学习者所特有的困境，还存在着明显的“解释力断层”。

断层主要表现为对文化邻近性 (Cultural Proximity) 的双刃剑效应没有做深入的分析。中韩两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礼”和面子都是两国的共同价值观 (Byon)，因此常被当做正迁移的基础。但是本研究的访谈数据却表现出一种被忽略的认知盲区，相似性并没有给学习带来方便，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认知冲突。

受访者 S4 说：虽然都很礼貌，但是很难把握那个度，觉得虚伪。这说明学习者处在双重文化语境之下，遇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打架”情况，一方面目标语 (L2) 的社会规范要求非常谦卑，例如复杂的敬语体系，另一方面母语 (L1) 的文化身份在潜意识里对这种“过度客套”表示排斥。目前的文献大多只停留在描述这种差异，而很少能深入到学习者的心理加工机制层面，解释出“明知故犯”背后的身份博弈。

### 1.3. 研究目标与理论框架简介

本研究通过“双重文化语境切换”的实验设计，模拟认知的“压力测试”，对韩语学习者拒绝行为的心理机制做进一步探索。

本文会用到语用身份 (Pragmatic Identity) 和第三空间 (Third Space) 这两个主要的理论框

架。当母语的直率和目标语的委婉在认知层面产生矛盾的时候，学习者是如何调动元语用知识进行协商的。结合回顾性访谈（Retrospective Verbal Report），本文将会呈现出来自于中国学习者的表层差异，也会探究学习者怎样在遵守韩语规范和坚持中国身份之间找到平衡，从而给二语语用发展中的主体性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 II. 文献综述：拒绝策略研究的三重困境

### 2.1. 从“偏误分析”到“主体性转向”：拒绝策略研究的范式演变

拒绝策略属于最能体现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的言语行为之一，它所反映出的研究历程也体现了二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ILP）由“规范导向”向“主体导向”的转变。回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由关注外部行为的正确性到关注内部认知的复杂性的演进脉络。

#### 2.1.1. 规范与偏误：以本族语者为黄金标准（1990s-2000s 初）

早期的研究主要看学习者能否准确地模仿目标语的语用规范。冯树雄（2012）认为，中国韩语学习者对于拒绝言语行为会做出系统的语误。同样研究的是中国的学习者群体，裴晓宇（2015）对中韩各 30 名在校学生做了语篇完成型测试的调查，得出中国学生拒绝策略的使用存在明显的不足。Beebe 等人（1990）的开创性研究为该领域打下了基础，她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直接拒绝、间接拒绝、辅助策略）到今天仍被用作分析拒绝行为的标准。但是大多采用 L2 和 NS 对比的模式。在这样的范式之下，中国学习者的偏离一般都归咎于“语用失误”。

#### 2.1.2. 认知与发展：关注内部加工机制（2000s-2010s）

在 Kasper（2001）提出应该关注语用能力的发展之后，研究的重点又转到了认知上面。Taguchi（2011）用认知科学来研究注意力、加工速度等变量。该阶段的研究不再只关注学习者说了什么（Output），也开始关注学习者是如何处理语用信息的。研究者认为高水平的学习者并不是缺少语用知识，而是由于认知负荷或者自动化加工能力的限制（Taguchi, 2011）。虽然这一范式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语用习得机制的认识，但是它仍然侧重于“能力”（Competence）维度，即关注学习者“能不能”得体地拒绝，而很少涉及“愿不愿意”的问题。

王思慧（2016）在此期间对中国韩语学习者语用困境进行了研究，给认识中国韩语学习者语用困境赋予了新的视角。她通过担话完成型测试来考察高级中国韩语学习者和韩语母语者在拒绝话行中对于公孙性认识的差异。

### 2.1.3. 主体与协商：身份认同与语用抵抗（2010s-至今）

受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研究就出现了“主体性转向”。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二语交际是身份的协商（Ishihara 和 Tarone, 2009）。尤其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学习者来说，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而产生“语用抵抗”。Chen, X. (2022) 认为中国韩语学习者会因为目标语言的等级规范和自身的价值观产生冲突而有意模仿。这就意味着焦点从“能力缺陷”完全转向了“主体选择”。

黄贞慧（2018）的博士论文对中国韩语学习者指示拒绝话行做了系统的对比研究，通过韩语母语话者、中国韩语学习者、中国语母语话者三个群体的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学习者的化用能力和韩语母语话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指出在什么情况下母语迁移现象最为明显。

冉永平（2014）用语言顺应论的角度对汉语文化语境下“送礼”行为中虚假拒绝做了详细的分析，发现这些言语行为具有双向性、区别性。研究认为虚假拒绝是一种真假心理状态共存，以提供、拒绝、再提供、接受这样的循环对话方式出现的话轮互动，它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受汉语文化条件下的人际社交语用规范制约。

### 2.1.4. 核心矛盾：有能力的“别扭感”

但是目前对于抵抗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结果，忽略了微观的心理博弈。本研究的观察结果发现许多高级韩语学习者都处在“懂而不做”或“懂而不想”中间状态：虽然他们了解韩语的自贬式规范，但是又有着很强烈的认知失调感。这就提示我们要用一个更加综合的框架来剖析这种深层的心理机制。

## 2.2. 现有研究的三个盲点：解释力的断裂

解释高级学习者为何陷入“懂而纠结”的困境时，现有研究存在三个维度的缺失。

### 2.2.1. 盲点1：忽视了“身体的记忆”——惯习视角的缺位

现有的研究大多把语用冲突当作意识层面的分歧，没有考虑到它的顽固性。布迪厄（1991）的语言惯习认为语言规范是刻在身体里的本能。受“平等互尊”影响的中国人，母语规范已内化为身体图式。韩丹（2021）认为外交辞令中的拒绝都带有深刻的母语文化烙印。主流的 ILP 研究很少从惯习的角度去考察拒绝行为，不能解释像 S4 这样的高水平者为什么会感到肉麻。身体说不就是旧习与新场域摩擦产生的滞后效应。

谢小霞（2020）针对中级中国韩语学习者拒绝话行的教育研究中得出结论，在各种情境中，最常被使用的拒绝方式是“提示理由”、“道歉”，但是中韩化者存在差异，“提示理由”、“道歉”的使用频率相同，但中国学习者在拒绝时大多使用“道歉+提示理由”的策略组合，而韩国化者除此

之外还会结合其他多种策略灵活运用。

### 2.2.2. 盲点 2：忽视了“冲突的感知”——元语用意识的断层

产生策略调整需要学习者觉察到冲突。尽管 Kasper 和 Rose (2002) 提出元语用意识有监控的作用，但是现有的研究常常跳过中间的“觉察时刻”。目前实证研究中缺少对学习者的瞬间心理活动的观察。缺少对微观过程的解剖，就很难区分偏离是出于无意识的负迁移还是高元语用意识下的审慎考量。

### 2.2.3. 盲点 3：忽视了“选择的动机”——身份投资的单一化

已有研究大多把“抵抗”当作二元对立，没有注意到诺顿(2013)所看重的“投资”(Investment)的复杂之处。在双重文化语境下，学习者既想用得体的韩语来获得融入韩国社会，又想用保留了母语风格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尊严。项往(2020)在汉日对比中提到的“元话语”差异，实际上就是这种身份建构的博弈。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这种“双重投资”的博弈过程，不能解释学习者最后采取的有限顺应策略。

## 2.3. 本研究的理论回应：惯习-意识-投资三层模型

针对上述盲点，本研究构建“惯习-意识-投资三层模型”，从微观层面解析认知冲突与策略生成。

### 2.3.1. 模型架构：从本能到策略的动态转化

本模型认为拒绝行为是由“身体本能”触发，经“认知监控”，终达“身份决策”的连续统一体：

1. 底层：惯习层——填补身体视角。利用布迪厄惯习概念，解释 L1 规范内化导致的生理性排斥感。
2. 中层：意识层——填补认知监控。利用元语用意识作为中介，将模糊不适转化为显性认知冲突。

第三层投资动机具有很高的复杂性。用身份投资的概念来解释学习者在 L1 尊严和 L2 合规之间做出的权衡，最后产生有限顺应策略。

### 2.3.2. 模型的操作化与分析策略为了将理论应用于实证，本研究采取分层编码：

1. 惯习层编码：捕捉直觉感受词汇（如“别扭”、“下意识”），分析 L1 惯习表现。

2. 意识层编码：捕捉跨语言比较陈述，评估元语用意识清晰度。
3. 投资层编码：捕捉意愿取舍话语，揭示身份投资逻辑。

### III. 研究方法

#### 3.1. 研究设计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韩语学习者内在的心理加工过程和认知冲突，而不是验证大样本统计规律，因此本研究采取探索性质性研究设计(Exploratory Qualitative Design)。

质性访谈比起传统的问卷调研和语篇补全测试来说更能解决其结果导向的问题。通过使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技巧以及回溯性的内省技巧来获取到学习者在中韩双重文化语境转换时的即时反应、犹豫与修正的过程，同时也能得到他们的元语言用判断逻辑。该种设计能最大程度地再现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真实的“认知黑箱”状态。

#### 3.2. 研究对象

本文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的方式，选择的4名研究对象都是中国的韩语学习者。样本选取的逻辑就是建立语言水平(中级、高级)与语境经历(国内学习、韩国生活)两个对比维度来观察语用认知随语言能力的提高和文化浸润加深而发展的路径。

受访者具体背景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1 受访者背景信息表

受访者代号	性别	韩语水平(TOPIK)	学习时长	在韩居住经历	身份/背景特征	样本角色定位
S1	女	中级(4级)	5年	无(纯国内)	依靠教材与韩剧构建认知，缺乏实战	初级规范认知参照
S2	女	中级(4级)	2年	短期(一个月以内)	处于文化适应初期，有初步感性认识	文化适应过渡态
S3	女	高级(5级)	5年	无(纯国内)	深度沉浸校园文化，熟悉等级规则	高级语用发展组
S4	女	高级(6级)	5年	长期(6个月交换)	具备实战经验，社会化程度高	成熟语用策略组

#### 3.3. 研究工具与程序

数据采集用一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使用腾讯会议或者线下录音的方式，平均时长15到20分

钟。访谈提纲的设计按照认知激活、冲突诱发、深度反思的逻辑顺序，有三个主要部分，即

1. 语用规范基准测试 (Baseline Establishment):

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于中韩人际交往差异的总体感受 (S3 所提到的前后辈文化)，来激发受访者的元语用意识，从而形成分析的标准。

2. 双重语境情境模拟 (Dual-Context Simulation):

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工具。设置拒绝指导教授聚餐邀请这样一个高权势、高强加度的典型面子威胁情境。

步骤 A (母语锚点): 首先询问在中国语境下拒绝中国导师的策略。

步骤 B (认知切换): 随后立即切换至韩国语境，询问拒绝韩国教授时的策略变化。

即时追问: 抓住受访者转换时的犹豫或者修正。S2 在韩国表示“不去的话后果很严重”的时候，立即追问其心理动因。

3. 反事实与元认知追问 (Counterfactual & Meta-pragmatic Probing):

使用反事实假设 (即直接说“不想去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用来测试受访者对于违反规范后果的敏感度。通过询问更倾向于做怎样的人来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语用立场 (S4 的入乡随俗态度)。

## IV. 结果与讨论：惯习、意识与投资的三重奏

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可知，中国韩语学习者在拒绝行为上不是单纯的使用语言技能，而是在“旧有的身体”和“新的规则”之间不断进行协商的过程。根据“惯习-意识-投资”三层模型可以看出，所谓语用失误其实是惯习滞后的结果，而语用抵抗则是主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身份投资策略。

### 4.1. 惯习层：身体的记忆与“滞后”的痛感

布迪厄 (1991) 认为语言惯习 (Linguistic Habitus) 是“历史变成了自然”，它把社会结构刻写在个体的身体图式里。对于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习者来说，平等互尊、直率高效这种 L1 惯习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生物性的直觉。当这种深层的身体记忆碰到非常重视尊卑有别、形式繁复的韩国语场域的时候，学习者会感受到一种滞后效应 (Hysteresis Effect)，即原本适应良好的惯习在新环境中失效而产生的生理摩擦。

摩擦在高级学习者 S4 身上最突出。虽然有长期在韩生活的经验，并且韩语水平达到了 TOPIK 6 级的高级水平，但是 S4 在访谈中却说：“我的汉语脑回路 (Chinese brain circuit) 是多余的、

勉强的。”这里的S4所指的汉语脑回路不是单纯的语言思维，而是一种布迪厄所说的原初惯习。当她想要模仿韩国人那种非常周全、甚至有些卑微的“包裹式拒绝”（反复道歉、提出不真诚的邀请）的时候，她的身体本能地产生了抵抗。她把这种过度的修饰叫做多余的，因为它违背了她作为中国那种直率高效的交际直觉。

同样S3（高级）提到的“没有必要”、“不熟悉”也体现出惯习的顽固性。S3表示从小到大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存在的，来源于不熟悉。所谓“不熟悉”实际上就是身体记忆同新的规则相抗衡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疼痛感不会因为英语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反而会由于差异性越来越被察觉而变得越加明显。S1中级，没有韩国经验的人，并不会觉得有特别不自在的感觉，这是因为她的L1惯习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符号暴力冲击，没有真正进入韩国社会的深层场域。

#### 4.2. 意识层：冲突的觉察与后果的计算

惯习在底层制造出“不适”，但是Kasper和Rose（2002）所强调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起到了监控者的角色，使学习者可以跳出惯习的无意识，对当下的冲突进行理性的利弊权衡。

访谈数据说明受访者调整拒绝策略的原因就是对社会后果的精确计算。S3分享了一个典型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她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像中国一样向教授挥手打招呼而被教授不悦，这次的惩罚经历让她很快觉察到中韩场域规则的断裂。S1在第一次上外教课的时候，就通过集体起立鞠躬这个仪式敏锐地察觉到了韩国社会更加严格的等级秩序。

反事实挑战环节中所有的受访者都具有很高的风险感知能力。S4分析得最为透彻，她认为在中国直接拒绝老师，老师会关注的是理由（为什么不去？韩国直接拒绝教授会先判定学生“失礼”（Character Judgment）。正如S2所言，“不管在哪个国家，口气重后果都很严重”，但是受访者们普遍认为，在韩国语境中，违背形式规范（不使用敬语、不铺垫）所造成的“符号暴力”——即被标记为“没教养”或者“异类”——比在中国要严重得多。

因此她们的顺从而不是完全的文化认同，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避险。她们清楚地知道游戏规则（Doxa），为了不在学术评价体系里受到损害，所以暂时压抑了L1的惯习。

#### 4.3. 投资层：身份的博弈与“有限顺应”

底层惯习的反抗与中层的理性计算发生碰撞之后，学习者最终的输出策略是由顶层的身份投资（Identity Investment）决定的。诺顿（2013）认为语言学习就是学习者对未来身份以及想象社区的投资。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韩语学习者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有限顺应（Limited Accommodation）

的策略，即形式上支付“入场费”，但是核心的身份仍然保持在自己的“自留地”里。

这种“有限顺应”在 S3 和 S4 的叙述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

S3 的“逻辑坚守”，即她愿意在敬语的层级上遵从韩国的规范，但是明确表示“逻辑顺序上我是不会变的（先因后果）。她不因韩语习惯的适应就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是对自己的认知结构进行保护。

S4 的“身份底线”：S4 直言：人在做自己的时候最放松，用“乡音难改”来强调中国人是她不变的身份。她拒绝做完美的韩国学生那样面面俱到的程度（如主动提出虚假的邀约），认为这是虚伪的。

这种策略揭示了学习者复杂的投资心理：

工具性投资：即为了得到学位、通过考试或者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她们愿意进行表层的顺应（使用敬语、道歉等）。

2. 本质性抵抗：为了维护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和 L1 文化身份，她们拒绝深层的同化。

正如 S1 所说，她想要找到一个使自己舒服的平衡点。平衡点就是 Kramersch 所说的第三空间。她们既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因为她们懂规矩），也不是完全的模仿者（因为她们拒绝过度的表演）。有限顺应不是能力的缺陷，而是主体性的胜利，她们精明地计算了顺应的边界，用最小的身份代价换取最大的交际合法性。

## V. 结论

### 5.1. 理论贡献：从“语用失误”到“有限顺应”

本文通过对拒绝策略的详细描述来重新建立二语语用行为解释框架。研究表明，拒绝行为不但是语言技能的使用，更是 L1 惯习（过去身体的记忆）、元语用意识（当下情境的计算）、身份投资（未来自我期许）三者在具体交际时刻的谈判。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是：所谓的“语用失误”并不是能力的缺乏，而是主体的一种选择；所谓“语用抵抗”也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精明的投资。因此本文提出了有限顺应(Limited Accommodation)这一概念来超越同化与抵抗这两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在这种状态下，学习者以付出必要语言形式代价的方式换取交际合法性，但是在涉及核心价值观念（如真诚、直率）的深层次领域里保留 L1 的文化底色。这不但是韩语等级文化的一种策略性妥协，更是自我身份边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

## 5.2. 教学启示：构建“第三空间”

由于“不顺应”的主体性意义，教学范式应该从单一的本族语者中心主义转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主体性。

教师不能再灌输完全模仿韩国人的理想化的目标，强行模仿与习语习惯相悖的表达（虚假的邀请）只会引起学习者生理上的排斥和身份上的不真实感。其次，教学的重点要转向培养学生“元语用觉察力”和“策略性顺应力”。教师应该把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违和感”显性化，作为形成 Kramsch（1993）所说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的机会。学习者不再只是模仿好的人，在跨文化交际中找到得体舒适的平衡点的交际者。

## 5.3.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N=4）且单一性别视角，没有考虑性别在权势感知中的差异，未来可以加入男性视角来进行比较。除此之外，尽管本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语用失调产生的原因，但是神经机制仍然不清楚。之后的研究可以用眼动追踪或 ERP（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究当学习者处理文化冲突的语用信息时，大脑皮层有无特异性反应（N400、P600 效应等）。有利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验证布迪厄关于惯习是历史刻写在身体上的命题，实现社会文化理论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对话。

## 参考文献

- [1] 冯树雄. (2012). 中国学习者为对象的拒绝言语行为教育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 [2] 韩丹. (2021). 批评语用视角下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 外语学刊(3), 45-50.
- [3] 黄贞慧. (2018). 以中国学习者为对象的指示和间接化的对比研究. 延世大学.
- [4] 裴晓宇. (2015). 针对中国学生的韩国语拒绝言语行为研究. 山东大学.
- [5] 冉永平, 赖会娣. (2014). 虚假拒绝言语行为的人际语用理据分析. 外语学刊(2), 65-70.
- [6] 王思慧. (2016). 接受拒绝行为中礼貌性的认知及实施方式的研究——以韩国语母语者和高级中国韩国语学习者为比较对象.
- [7] 谢小霞. (2020). 中国人中级学习者韩国语拒绝性语言行为教育研究.
- [8] 项往. (2020). 汉日拒绝场景请求言语行为的元话语对比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2), 200-212.
- [9] Beebe, L. M., Takahashi, T. & Uliss-Weltz, R. (1990). Pragmatic transfer in ESL refusals. In R. C. Scarcella et al. (eds.). Rowley: Newbury House, 55-73.
- [10]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1]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Byon, A. S. (2004). Sociopragmatic analysis of Korean reques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9), 1673-1704.
- [13] Chen, X. (2022). The pragmatic resistance of Chinese learners of Korea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55(4), 1128-1151.
- [14] Ishihara, N. & Tarone, E. (2009). Subjectivity and pragmatic choice in L2 Japanese: Emulating and resisting pragmatic norms. *Applied Linguistics* 30(1), 101-128.
- [15] Kasper, G. (2001). Four perspectives on L2 pragmatic development. *Applied Linguistics* 22(4).
- [16]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Taguchi, N. (2012). *Context, Individual Differe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When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lash: A Cognitive Study on the Rejec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Korean Language Learners in a Dual Cultural Context

Sha Fengzhu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ang Ku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itional second language pragmatics research attributes the deviation of advanced learners from target language norms to pragmatic negative transfer or ability deficienc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learners of Korean, this paper breaks the long-standing "error" perspective and reveals the psychological struggle beneath the rejec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hierarchical no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onflict greatly with the egalitarian habitus of the native language, learners go through a process from "physiological rejection" (habitus layer) to "explicit monitoring and calculation" (consciousness layer), and finally to "limited accommodation" (investment layer) due to identity investment. This phenomenon is not a failure in acquisition but an a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bilinguals to preserve their dignity in the intercultural gap. The three-layer model of habitus, consciousness, and investment propos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explaining pragmatic resistanc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Rejection strategy; Habitus;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dentity investment; Limited accommodation

Copyright ©2026 by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open accessed under the CC-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